

(一) 近代俄國小說集

東方文庫第七十七種

社 編
館 發
行 印

一個莊主的女兒

布雪金 著
仲持 譯

伊凡彼洛微支勃司妥夫的莊地，是在俄國極遠的一個州縣內。他少時曾在禁衛軍中當過差使，一七九七年解職之後，他便歸到他的本宅，從那時起，沒有換過地方。他曾娶過一個窮苦的貴族女子，她有一日臨蓐死了，那時他正往遠地察看田畝，沒有在家裏。他不久從家務上尋得慰安。他照着自己的規畫，造了一所房子，又設立了一家布廠，他的進款，使用得法。他自思是一鄉中最適當的人了，他的那些鄰人們也都和他睦睦，時常帶着他們的家屬和狗，來探望他。平時他穿的是一件天鵝絨短衫，但在禮拜日與假日，他便穿起一件布外套，布是自己廠裏製的。他親自管着一切的零用帳，除了參議院公報從不讀什麼書。

就大體說，人家是喜歡他的，不過道他驕傲一些。和他不很和好的只有一個人，便是他最近的鄰人格來哥伊凡諾微支莫朗司基。那鄰人是個純粹的俄國舊式貴族。他在莫斯科浪費了一大部分的財產，同時又喪了妻子，便回到他最後剩下的莊地裏，繼續他的浪費的生活，只是換了一種新花樣了。他建了一個英國式的花園，這上頭幾乎耗費了他所剩下的全部財產。他的厮童們都穿着英國式的短服，他的女兒有一個英國女教師，他的田畝也是仿英國式墾植的。

『可是仿效外國式之後，俄國的稻，沒有長出穀來，』伊凡諾微支雖將費用大大的減省，他的進款却老是沒有增加。他只得用——雖在鄉間——借債的方法，然而人家也不當他是個愚人，因為在他縣裏的地主，知道將地產歸保管議會保管——這種辦法，那時候是算作極複雜極冒險的——的，要推他為第一個了。那些非難他的一般人中間，要算勃司妥夫最為嚴厲。憎惡一切的革新，是勃司妥夫品質中一種顯著的特性，所以他說起他比鄰的『英國狂』，從沒有安安靜靜的

時候，他總要說出幾句譏刺的話。有時人家讚揚他經濟的布置，他便誇示他的財產，帶着一副狡詐的微笑答道：

『唉，是的，我的布置方法是和格萊哥伊凡諾微支不同的。我們將俄國式保守起來，已夠好了，何苦拿英國式來毀壞自己呢？』

這些話和別種譏刺的語言——多謝殷勤的鄰人們的熱誠，——不免傳到好炫飾的格萊哥伊凡諾微支耳裏。但是中了『英國狂』的人和我們一班新聞記者一般，不能容受人家的批評。因此他惱了，便罵罵他的人是一隻熊，是一個不懂事的鄉下人。

兩個地主間的關係便是這樣。那時候勃司妥夫的兒子歸家來了。他曾在某大學受過教育，很想投入軍籍，但他的父親不答應。文官呢，他是幹不來的，至於別的事情，他又沒有一樁能做；因此那小亞歷山就住在家裏，做一個貴族，並且留起鬍鬚。（從前俄國風俗，只有軍人，可留鬍鬚。）

亞歷山誠然是個優秀的少年。如果他瘦弱的身軀不配着軍服，如果他不能跨着駿馬馳驅，祇好在書記室的案卷上，度他的青春，那就真個是可憐了。鄰人們見他時常在山野間遊獵，時常從山徑中出來，便一致的推想他再也不會做一個有用的官了。年少的女子們在後面注視他，有時向他偷覷着眼，亞歷山却不甚理會，於是她們便猜他另有一種秘密的戀愛事情。果然，她們把他一封信的一張『寄信處』遞來遞去的看：『寄莫斯科亞歷山斯基寺院對過薩微來夫銅店亞考林娜俾洛那收，煩她轉交A. N. B. J』

讀者中從未住過鄉間的，是意想不到這些鄉間女子怎樣動人的！她們生長在純潔的空氣裏，在她們花園內蘋果樹的覆陰下面；她們所有世界人生的智識，大都從書中得來。孤寂，自由與誦讀使她們的情感發展的很早，這是城市女子所沒有的。驛馬的鈴聲，對於年少的鄉間女子，是一樁大事，到最近的鎮集去走一遭，是她們一生中的新紀元；一個客人的探訪，也要留下一種多時的——有時竟是永

遠的——回憶。自然人都可以譏笑她們的幾種特別模樣。但是一個淺見者的戲謔，總不能掩滅她們主要的優點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『個性』。從前瓊英保耳說過，沒有『個性』便不能有人類的偉大。在都會中，女人們也許能夠受較良的教育，但和世事接觸之後，特性立即低沈了，她們的心靈便弄得和她們的帽一樣的呆板了。這並不是贊揚，也不是非難，只是——像古人所說——『Nota-nostria manet』(『不過度』)罷了。

在年少的女子們中間，亞歷山會引起她們什麼感想，這是容易意想得到的。他是第一個在她們面前現出憂鬱神情的人，第一個對她們說起他的慘澹的青春；而且他戴一個紀念戒指，上面鑄着一個死者的頭。這都是在僻遠的州縣裏，十分稀罕的事情。年少的女子們只是發狂也似的想他。

但是她們中間沒有人比我們英國風的麗柴——或稱倍綏，格萊哥伊，凡諾微——支便是這樣叫她，——更關心他的了。因為兩方的父親，是不相往來的，所以直到

亞歷山成了鄰近一班少年女子中間唯一的談話資料以後，她還是沒有見過他。她已十七歲了。深黑的眼睛，映着她淺黑而極愉快的顏色。她是一個獨養女，因此十分放縱。她的好動和不住的嬉遊，使她父親很是歡喜，可是弄得傑克生姑娘——她的女教師——心裏十分絕望，她是易動感情的四十歲老姑娘，她給麗柴抹粉於面上，塗黑她的眼圈，一年中讀完巴末拉（Samuel Richardson）做的小說，一七四〇年初次出版，兩遍，爲着這幾件事，她得到二千盧布；她在這荒僻的俄羅斯境內，眼見得要長此終老了，不由的起了十分的悲感。

服事麗柴的，便是奈司諦，她雖似年長一點，却活潑得和她的女主人十分相像。麗柴很喜歡她，對她露示心中一切的祕密，和她一同嬉遊着；總之奈司諦是普魯青那村裏重要的人，比一齣德國悲劇中的『心腹人』還重要得多。

一日早晨，奈司諦給她女主人梳粧時，她說道：『你肯應許我今天出去一趟麼？』
『你去罷，但你往那裏去？』

『往都其羅華去，往勃司妥夫家去。那家廚子的妻，今天做生日，她昨天來請我們去吃飯。』

『那真奇了，』麗柴說，『主人們彼此尋仇，傭僕們却互相宴祝。』

『主人們幹的事和我們何關呢？』奈司諦答說，『而且，我屬於你，不是屬你爸爸。你從未和小勃司妥夫衝突過；要是老輩中高興爭鬧，任他鬥爭鬧去罷。』

『奈司諦，那麼你且去看看亞歷山勃司妥夫，回來告訴我，他是何等模樣？是什麼一種人？』

奈司諦應許了，麗柴整日不耐煩的等候她回來。晚間，奈司諦便回來了。

『喂，麗柴，微泰，格萊哥里那，』她說，剛跨進了屋子，『我看見小勃司妥夫，我向他看了一個飽，因為我們整日在一塊兒。』

『怎麼樣呢？你將事情告訴我，將所有的事情告訴我。』

『很好。我們幾個一同去，我，阿尼西愛哥羅奈，南尼拉，唐卡……』

『是，是，我知道。後來呢？』

『你要我講，我便把一切詳細的告訴你。我們剛在午膳時候，就走到了屋裏擠滿了人。柯平司基在那裏，還有柴哈司基，克羅司基，管家的妻和她的女兒……』

『阿，還有勃司妥夫呢？』

『等一會兒。我們就桌坐下；管家的妻坐在首位。我坐在她的旁邊……女兒們很不高興，我却不理會她們……』

『上天呵，奈司諦，你滔滔不盡的講過去，多厭煩呵！』

『你真不耐煩阿！我們從桌旁站起身……我們已坐了三個鐘頭，飯菜真講究：麥糰，牛乳糕，綠紅一條條的……阿，我們離了席，走到花園裏，做「捉老鷹」的遊戲，那時候，少主人出來了。』

『阿，他當真是這樣的漂亮嗎？』

『極其漂亮，長好身材，紅面頰……』

『當真我也料到他美好的。阿，你看他怎樣呢？悲鬱深思的嗎？』

『一點也沒有那種情形，我生平從未見過這樣快樂的人。他要和我們一塊兒玩。』

『和你們一塊兒玩麼？不會罷！』

『那裏不會。你想他另外還要幹什麼？和我們一一接過吻來！』

『也得你們的許可，奈司諦，你胡說罷。』

『我並不胡說。我想離開他，真窘極了。他全日總是跟着我們。』

『但她們也說他已有了情人，看不上人嗎？』

『我不知道什麼，只知道他深深的對我看，又這樣的看坦尼——管家的女兒。』

——又看巴雪柯平司基。但這不能說他惹怒誰——他是何等合人意呵！』

『那真怪極！屋內的人怎樣的說他？』

『他們說，他是極好的主人——真和善真快活！他們只尋出他一種壞處：就是——』

他太喜歡追隨少年女郎。但據我看來，這却不是一種極大的壞處：他年紀會漸漸長大的。』

『我怎樣的要見他一面呵！』麗柴說，歎了一口氣。

『有什麼阻擋你呢？都其羅華離這裏又不遠，——不過三俄里光景。你走去，望那方向散一回步，或者騎着馬去，你一定會遇見他。他背着槍，天天清早出來的。』

『不，不，那可不對。他許要想到我勾引他。而且我們的父親不和睦，我不能做他的相識……唉，奈司諦，你知道我要怎樣的幹嗎？我要扮做一個農家女兒！』

『當真穿上一件農服，便放膽的往都其羅華去；我敢說勃司妥夫斷不會隨便走過，不留意到你的。』

『我也知道，如何模仿這裏一般農人的言語。唉，奈司諦，我親愛的奈司諦！好一個妙計呵！』

於是麗柴決定實行她的計畫，便上牀睡了。

次日早晨，她就預備實行她的計畫。她差人到街上去，買了好些粗麻布，好些青棉布與幾粒銅鈕扣，她便和奈司諦兩人裁了一件農服，她教一班女僕縫起來，到晚上各事便舒齊了。麗柴試穿新衣，站在鏡前，自想從未有過這樣動人的模樣。隨後他試演種種動作。她行走時低低的彎着身。又效着磁器貓的模樣，向後擡幾次頭，她講農人的俗語，掩袖微笑，做出各事，使奈司諦十分滿意。只有一件事情，卻阻礙着她：她試着赤足行走，橫過道地，泥土刺痛了她柔嫩的足，她覺得毛石與石子忍耐不得。奈司諦立即過來幫她，量了麗柴的足，奔至田頭，找尋牧人脫羅芬，向他定做一雙同樣尺寸的草鞋。

次日早晨，天還未明，麗柴已經醒了。家裏的人都還睡着。奈司諦走到大門，等候牧人。吹角的聲音聽見了，村民成列的經過莊屋前面。脫羅芬走到奈司諦的跟前，交給她一雙小小的顏色草鞋，便接了半盧布的錢票。麗柴把農服悄悄的穿上，低聲對奈司諦說幾句關於傑克生姑娘的話，便走下後梯，穿過花園，到了外面的田

野。

東方的天空，全然發亮了，雲的金色線紋，似乎正在等候太陽，像廷臣們等候皇帝一般。光輝的天空，早晨的清鮮，露滴，微風，與鳥的歌唱，使麗柴的胸腔充滿了快樂。她恐怕撞見熟人，這一種恐怖心，彷彿給了她羽翼，因此她不是走，竟可說是飛了。但她走近樹林——這樹林就是她父親的莊地的邊界——時，就弛緩了腳步。她決定在這裏等候亞歷山。她的心強烈的跳着，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；但是年少的『潛逃者』心中所生的恐怖，不就是她們最大的快樂麼！麗柴直進了樹林的深處。樹林搖曳的深長聲音，彷彿歡迎那個少女。她的愉快消失了。漸漸的她起了甘美的幻想。她想着——但誰能確當的說出一個十七歲的少女，當一個春天的早上六點鐘，獨自在樹林裏，想的是什麼呢？隨後她深思似的行走，循着小徑，兩旁高樹覆着。忽然間一隻雄壯的獵狗來了，向着她吠跳。麗柴驚慌了，叫喊起來，同時却有別一種聲音出來道：“Tout beau Shogar, ici”（這裏都好，司波格）

……一個少年獵人從一叢灌木後面，衝了出來。

『不要慌，我的愛，』他對麗柴說：『我的狗是不會咬人的。』

麗柴早已定了驚慌，便立時利用她的機會。

『但是，先生，』她說時，做出一種半驚半羞的表情，『我好吃驚；他好可怕，——他許要再撲到我身上來。』

亞歷山——讀者想早已知道他是亞歷山了——定睛注視那年少的農家女兒。

『要是你害怕，我可以伴你，』他對她說：『你肯應許我和你一同走嗎？』

『誰阻擋你呢？』麗柴答說，『意志是自由的，道路是給人人公開的。』

『你從那裏來的？』

『從普魯青那；我是鐵匠凡西里的女兒，我要拾菌去。（麗柴臂上挈着一隻籃，

你呢，先生從都其羅華，無疑的。』

『正是』亞歷山答說，『我是少主人的廝童。』

亞歷山要使自己和她平等，但麗柴向着他看，開始笑了。

『胡說』她說，『我不是你所想像那種愚人。我很明白，你是少主人自己。』

『你何以這樣的想呢？』

『我這樣的想是有許多原由的。』

『但是——』

『難道主僕是分不出來的嗎！你打扮得不像一個僕人，你講話也不像，而且你喚狗的口吻，也和我們兩樣。』

麗柴使得亞歷山愈加喜歡了。他因為不慣在農家女兒的面前守禮節，便要去擁抱她；但麗柴從他跟前抽回身子，忽然做出一副冷落莊重的神情，使得亞歷山，雖很高興，却不敢重新嘗試。

『你倘願意我們仍舊做好朋友，』她莊重的說，『你最好不要忘了你自己。』

『誰教你這種巧妙？』亞歷山問着，便發一陣大笑：『這可會是我的朋友奈登加，（奈司諦的縮稱）你家女少主人的侍婢麼？且看智慧從什麼道路發散呵！』

麗柴覺到她已出了她的範圍，立時把住了自己。

她說道：『你想我從未到過莊屋嗎？你不要着慌，我曾經見過聽過許多物事哩……但是，』她繼續說：『若是我告知你，我要拾不成茵了。你各自走罷，先生，我要走我自己的路。請你寬恕我。』

她剛要走開，亞歷山却捉住了她的手。

『你的名兒叫什麼，我的愛？』

『亞古林那，』麗柴答說，竭力的想從他手裏掙脫她的手指：『但是放我走罷，先生；這是我歸家的時候了。』

『阿，我的朋友亞古林那，我定要來訪你父親——鐵匠凡西里——一回。』

『你說什麼？』麗柴忙答說：『天呵！不要想到幹這樣的事情！要是家中得知，我』

獨自在林中同一個紳士講話，我就要遭殃了，——我的父親，鐵匠凡西里就要打死我。」

「但是我總得再和你一面。」

「阿，那麼，我下次再來拾菌罷！」

「什麼時候？」

「阿，明天，要是你想望着。」

「我親愛的亞古林那，我要吻你，可是不敢……明天，那麼，同樣時候可不是麼？」

「是的，是的！」

「你不會欺我罷？」

「我不會欺你的。」

「發個誓好麼？」

「阿，那麼我就發誓：我要來的。」